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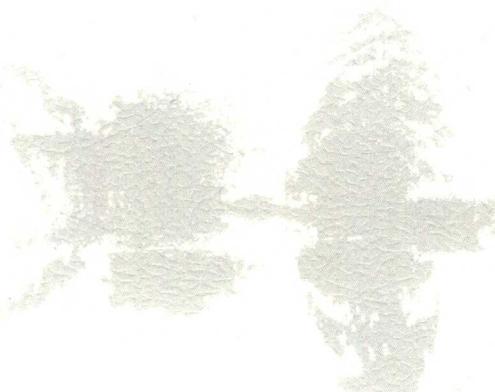


转

陶

纯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旋

转

陶
纯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旋转 / 陶纯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1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 · 陶纯卷)
ISBN 978 - 7 - 5205 - 0523 - 9
I. ①旋… II. ①陶…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610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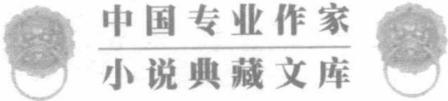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牟国煜 薛未未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100142
电 话：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发行部）
传 真：010 - 81136655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23 字数：339 千字
版 次：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8.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写作的意义（代序）

关于写作的意义，以前我并没有过多考虑，就像我没有过多考虑人生的意义一样。人们活着为了什么？若要刨根问底寻找答案，可能有很多——有人为了贪图享乐，追求欲望的充分满足；有人为了事业的成功，一生孜孜不倦；有人为了一己私利，一辈子只知索取，不知奉献；有人稀里糊涂过一辈子，也不知道为了啥……

同样，写作为了什么？

用世俗的看法，不外乎下列几种：一是为了初心和梦想；二是为了名利；三是把写文章当作梯子往上爬，谋取官位；四是为了养家糊口。

关于写作的意义，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有很多高论。《左传》上说，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言即指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文章，它能流芳百世。曹操的儿子曹丕似乎站得最高，他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意思是文章它能关乎国家兴亡，是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重器，是万代不朽的大事业，人的寿命、荣乐随时会中止，而好文章会代代相传，所以写文章要用心。杜甫在《偶题》一诗中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意思是文章是传之千古的事业，而其中甘苦得失只有作者自己心里知道。龚自珍在《咏史》诗中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意思是，文人骚客一听到文字狱的事就胆战心惊，离席而去，他们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为了生活糊口，不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法国作家大仲马说：“历史是

一颗钉子，在上面挂我的小说。”大仲马很自信，他把自己的作品当成了历史的一面镜子，事实上他也做到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过：“我写作不是为了名声，不是为了特定的读者，我写作是为了光阴流逝使我心安。”可见他是一个淡定的写作者。巴金说：“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巴金先生非常平易近人，不故弄玄虚。鲁迅说：“文章怎么写，我说不出来。”鲁迅先生此话并非谦虚，他可能想说，作家是课堂上教不出来的，作家需要天赋，文无定法，没有现成的路数教你们成功……

若问我写作为了什么？

为了名利吗？肯定有这个因素，否则就缺乏某种动力，而现实又很严酷——只有成功，才能获取名利。为了往上爬？真没想过，我比较散漫，心直口快，不适合当领导，事实上我一辈子只是一名专业创作员，从没担任过任何官职，连个班长、小组长都没干过。为了初心和梦想？这个没问题，绝对是，我主要是为初心和梦想而创作。为了养家糊口吗？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军官，生活说得过去，吃饭不成问题，也没想着靠写作发大财，所以这条不成立。归根结底，对于我来说，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生命和灵魂的需要，写作于我就像空气和阳光，不能离开。写作照亮了我的生活，使我有勇气面对艰难困苦和悲观孤独……

我们的生活中，几乎干什么都要花钱，大概只有三样东西不要钱：一是阳光，二是空气，三是文字。这三样东西，是可以随便取用的，不用掏腰包。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很幸运很幸福，把三样东西都占了。

我女儿劝我，你光会写不行，还得学会吆喝。我说，先写出好东西再说吧。文坛就像官场，并不是坐在高位上的都是好官，文坛上有些名气大的，也没见他写出什么让人服气的大作。文坛犹如一池水，水上面难免有泡沫，泡沫浮在最上面，阳光一照，花花绿绿，可能很好看晃眼，人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泡沫，但它是虚的。自己既然做不了泡沫，那就做一颗水中的石子吧，石子不显山不露水，沉甸甸地在下面趴着，多

少年之后，泡沫没了，但石子还在。

我还想说，有时候，写作与创作不是一个概念，写作与创作的区别在于写作是物理反应，而创作是化学反应。真正的创作是创新——塑造新的人物，描写新的生活，发掘新的细节，抒发新的情感。

特别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使我的主要作品以这种形式与读者见面。这不是我写作的终点，而是又一个起点。

此为序。

陶 纯

2018年5月13日

目 录

美丽家园	1
村殇	12
乡语	26
钉子	40
旋转	51
动物世界	62
杀死一只猫	71
老康的判决	78
城市猎人	91
爱归零	99
苹果的滋味	110
人间的聚会	117
歧路	127
日常行为	137
恋爱季节	145
流浪河滩	163
苇河镇风景	188
火球	196
竹椅·课桌	204
小说二题	212

半边世界	220
黄瓜园	231
死水	246
心河	252
宁静港湾	263
飘然而去	276
天路历程	288
一种秋天	301
美妙瞬间	314
手拉手	317
痕	320
等待	323
小小说三题	326
乞丐与富翁的传说	330
侦探故事	333
神枪手	335
鸟儿	337
好事多磨	340
第一支笔	343
有话直说	346
听女兵杨玲讲故事	349
派头	351
一套房子	353

美丽家园

部队驻扎在大山里。从军校毕业后，先乘火车，然后换乘汽车，然后再步行十里路，最后走到营院门口的时候，他停下脚步，四处环视了一遍。正是夕阳西下时分。夕阳火红的余晖下起伏不定的山峦真迷人啊，他想。

于是，他很自然地想起故乡，想起故乡的大平原。

故乡在古老的黄河岸边，除了黄河高高的堤岸外，方圆几十里之内几乎再也见不到更高一些的东西。

如今跳进了大山的怀抱，他感到心里似乎踏实了些……

后来，他常常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眺望四周那些远远近近的大山，每次几乎都能发现一些新鲜的东西。

当然，他从来没有否认过故乡的美丽。

铺开军用地图，他粗略计算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故乡在三千里之外。

三千里，毕竟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

当高考成绩在公社中学大门口的青砖墙上贴出来，而他又名列前茅之后，他就想，爹这一辈子也许没做过什么主，唯有在他上学这件事上态度坚决。爹常常说：“你要正正经经地学，千万别像爹，连自个儿的名儿都不识……”

爹又说：“肚子里墨水儿多，别人就不敢欺负咱，咱的腰杆子就硬……”

在家里，一切都是娘说了算，爹只有服从的份儿。有一次，娘说：

“别让他上那个洋学了，家里连点灯的洋油钱都没有啦。”

爹却火了，爹一跺脚，脖子上、胳膊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没钱老子卖血也要供他上！”

在他的印象里，十几年来，爹第一次敢冲娘发火，而且火气这么大。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他逃学，约上几个同学下河摸鱼，被教师告上门来。傍晚，他装作没事的样子赶回家，爹在屋门口堵住了他。爹说：“你狗日的倒有心去玩！”

他知道事情暴露了，便低下头，不作声。

爹对娘说：“揍他顿吧。”

娘说：“以后改了就是了。”

爹朝地上吐了口唾沫，怯怯地看了娘一眼，慢慢腾腾踱到他身边，抬腿照他屁股踢了一脚。奇怪的是，他没有哭，而爹的眼圈却红了，两行浊泪顺着黑瘦的脸膛流下来，落在衣襟上，最后砸在地上，摔碎，被土吃掉。爹抽搐着说：“你没良心。我到底为的啥？……”

从那时起，他没再动过逃学偷懒的念头。

黄河水日夜不息地流淌，滋润着两岸广袤的土地。他十分真切地记得，每逢天一转暖，故乡的土地上就生长出许许多多紫色的喇叭花儿。喇叭花儿迎风摇摆，如一串串惹人喜爱的小天使。离村庄不远处的几片青翠茂盛的柳树林，和遍地的喇叭花儿相映衬，生动极了。若干年后，他来到长城外的那座军校，在操场上走队列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村子外的柳树林多么像一个个绿色的方阵，令人怦然心动。

有一年，他喂了几只兔子，有白色的，有灰色的，还有黑色的，他十分喜爱它们。当然，他还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喂大了，到集市上卖掉，挣钱交学费买书本。下午放了学，有时便挎上草篮，到大田里割草。他经常在一望无际的大田里看见一个梳长辫子、个头似乎比他还要高的女孩。他知道女孩是邻村的，和他在一个学校上学，同级不同班，但却不知道她的名字。

那女孩也是来割草的。他发现她不时偷偷打量自己。有一天，她和

一个比她小一点儿的女孩一起在大田里同他打了照面，她忽然喊：“高云田！”

他惊诧地问：“你咋知道我叫高云田？”

她抿嘴笑了笑：“你是学习尖子，我哪敢不知道。”

他挺得意。问：“你割草干啥？”

“喂羊。你呢？”

“我喂兔子。”

“你养母兔没？我挺喜欢母兔。”

“公母都有。养母兔为了生小兔，养公兔为了帮助母兔生小兔。”

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嘴巴挺好使。

比她小一点儿的女孩突然“咯咯”笑了起来，她脸略微红了红，呵斥道：“就知道咧嘴笑，嘴大将来找不着婆家……”

后来他才知道她叫玉兰。

玉兰，一个挺实在的名字。玉兰的辫梢上经常缀着紫色的喇叭花儿，有时他便突发奇想，觉得那些喇叭花儿不是缀上去的，而是从她头上长出来的，她黑黑的头发是连接花儿的藤蔓。

当兵之前，他几乎没给别人写过信，也未收到过别人的来信，当兵离家后，收信和写信才成为他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年里，他收到的信主要是妹妹和玉兰写的。妹妹在他上军校后的第一封来信里写道：“哥哥你走后，咱爹在人前硬气多啦，敢大声说话啦，支书也对咱爹咱娘露笑脸啦，邻居老歪家的人见了咱爹咱娘也不瞪眼珠子指鸡骂狗啦……”而玉兰在她的第一封信里表露的是感激和依恋之情……

闲下来的时候，他常常琢磨那些来信，总觉得里面有琢磨不完的内容。分配到部队后，不知不觉又增加了一项内容——看山。排里的几个老兵叫嚷道：“妈的老待在这大山沟里，我们都快成傻×了！”

他无语。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也许他们在这儿待得太久了。老兵们烟抽得很凶，他能闻到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劣质烟草的气味。他在心里问自己：如果你也像他们似的，在这里长久地待下去，会不会产生那样的想法？

一时回答不上来。

当然，兵们也有乐不可支的时候，传阅或高声朗诵“慰问信”，是大家很感兴趣的事情。兵们把对象或老婆的来信称作“慰问信”，由于排里找对象和结婚的人并不多，所以“慰问信”更显稀罕。他想弟兄们应该时不时乐一乐，便经常公开一封，尽管玉兰的来信同严格意义上的“慰问信”尚有些微的区别。

毫无疑问，三千里外的那个叫玉兰的姑娘是全排人共同的话题。

有一天，当玉兰的来信通过一个老兵的口再次惹得兵们哄堂大笑时，连长铁青着脸走了过来，兵们慌忙散去。连长望了他足有两分钟。连长说：“这样带兵不行。”

连长的络腮胡子十分浓密，可惜刮得太狠，如果留起来，一定很过瘾。

连长点上一支烟，慢悠悠吸了几口，说：“这样带兵不行，和他们嘻嘻哈哈的，时间长了，他们就不拿你的话当回事了，你就没有权威了。”

连长说：“这是经验之谈，你刚毕业，对部队的很多事情不了解。”

他一挺胸脯说：“是！”

在村子里，高姓不是旺族，只有零零星星的几家，在众多的外姓人面前，自然神气不起来。他家尤其如此，别人家小孩子都不把他们家看在眼里。所以爹的背过早地驼了。

有一年的黄河枯水季节，人们争相到河边捕鱼。爹的手灵，很快捉满了一大水桶，而邻居老歪和他的五个身强力壮的儿子忙活了半天，只捉到几条两寸长的小鱼，老歪便黑了脸，硬说爹偷了他家的鱼。爹不服，老歪的儿子们就扑了过来，结果爹被打断两根肋骨……此后的若干年里，爹曾经无数次地撩起衣襟，指着伤口说：“这口气我一辈子都咽不下啊……”

包产到户时，他家的地和老歪家的地紧挨着，老歪家的人几乎每年都移动一次界石，蚕食他家的土地。爹气不过，找支书评理，支书用火柴棍剔着牙缝说：“大事都管不过来，哪有闲心管这些小事？”

支书是个很精明的人。支书常常念叨的一句话是：“老歪家做的烧鸡就是他娘的好吃。”

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如果不是他考上学，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出现转机。

那年进入考场之后，他才发现右邻桌坐着玉兰。那一刻他顾不上想别的，拿到试卷后，手心里捏着汗做题。渐渐地，他发现题目并不难。考数学时，只用了一半时间就做完了，核对了一遍，又不想过早交卷，就去观察别人的神态。有一瞬间，他的目光和玉兰的目光碰在了一起，玉兰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哀怜的光线，像起风后喇叭花儿上即将滴落的露珠。只看了玉兰一眼，他便明白玉兰碰到了难题。他忽然想，自己应该帮帮她；又想，如果被监考老师发现，取消了资格，爹弄不好会去上吊……琢磨了好一阵子，他终于下了决心，将最难做的一道题的答案写在字条上，悄悄扔给了玉兰。她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似乎在说：“我会报答你的……”

一个月后，成绩公布出来，他高高在上，玉兰的分数则刚刚越过录取线。那道题对于玉兰来说太重要了。第二天，玉兰的娘领着她来到他家，玉兰的娘从提包里掏出两瓶酒、四包点心，放在堂屋门口的香案上，说：“大侄子心真好，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

爹蹲在老枣树下吧嗒旱烟，娘一个劲儿地打量玉兰。娘张开缺牙的嘴，喜滋滋地说：“老嫂子你拿啥东西，这么个俊闺女登登我的门槛，比拿啥都强啊……”

他没有料到，在填写志愿时，爹的态度就像当初坚决供他上学那样，又一次让他吃了一惊。

填什么学校好？他一直觉得考学好像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家，所以应该由爹娘来定，他只是提出了一串学校的名字。爹娘争论了一天一夜，最后目标集中在两所学校上：军校和公安学校。到底哪个排第一哪个排第二，又争论了一天一夜。娘说：“依我看，公安放在前头

吧，见了公安人人怕。”

爹说：“怕是怕，可是警察的名声如今不太好。我看还是军校好，将来背枪、带兵，比啥都强。”

娘说：“当兵要打仗，打仗要死人……”

爹沉默了好一阵子，后来干咳两声说：“上面早就说要和平鸽，不打仗了，有啥怕的？就是打仗，不一定咱就死，万一死了起码评个烈士，咱脸上照样光彩。我想当烈士还当不上呢！”

娘哭了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你狗日的好狠心！”

爹也流了泪：“孩他娘你就依我这一次，以后啥事都依你。”

然后，爹叫过他来，说：“当兵好，到外头闯荡闯荡，见见世面，要不老憋在家门口有屁用！”

爹的小眼珠儿闪闪发光，于是他想到，爹活了半辈子，也许眼睛从未这么亮过。

村子不通公共汽车，坐车要到二十里外的公社去。天还未亮，爹就用自行车带着他来到公社停车场。等车的人挺多。爹一遍又一遍地叮嘱他：“出去好好学，混个人模狗样的，给狗日的们瞧瞧……”

他一边点头，一边向四下里张望，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究竟在企盼谁。后来，一个略略熟悉的影子在他面前闪了一下。

是玉兰。玉兰犹犹豫豫走过来，爹咳嗽两声，慌忙退到停车场厕所的墙根下抽旱烟。玉兰一低头，说：“我娘让我来送送你……”

“一大早的，不用送。”他装着心里没事的样子。

“过几天我到地区卫校去报到。”玉兰说，“听说军校假期少，等我放寒假时去看你。”

他忙说：“不用去，不用去，车票怪贵的，省下钱你买衣裳穿吧。”

汽车启动的时候，玉兰好像跟着车跑了几步，但灰尘很快就将她的影子遮住了。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他隐隐约约地记起，那天早晨玉兰发辫上的一朵紫色的喇叭花儿特别鲜艳，特别耀眼。

妹妹的来信常常让他产生一种沉重的压力感，尽管妹妹在信中告诉他的都是些值得高兴的事情，像她的第一封来信那样。

妹妹只上完小学就回家干活了，她说自己笨，没哥哥脑子灵；她说一进教室脑袋就发涨。本来爹娘也没打算让她继续上学，爹娘说，一个闺女家，识几个字就行了。

妹妹每隔个把月就给他写一封信，几乎每次都这样开头：“哥哥，咱爹咱娘让我告诉你……”内容主要有两类，一是家里的大事，二是关于玉兰的情况。比如：“邻居老歪见了咱家的人开始搭话了。收完秋庄稼后，他把地界石往他家那边挪了一点儿……”比如：“过阳历年时，支书领着人来过咱家一堂（趟），送来五斤猪肉。支书说，咱家和过去不一样啦，成了光荣人家，以后有事尽管找他……”又比如：“玉兰姐从卫校回来过星期天，到咱家待了一会儿。玉兰姐帮咱娘洗衣裳，帮咱爹扫院子，咱爹咱娘欢喜得夜里睡不着觉……”再比如：“玉兰姐前天又来咱家啦，咱娘割了二斤肉包的角（饺）子，吃饭时，玉兰姐一个劲儿地挑出肉块往咱娘和我的碗里送。玉兰姐一走，咱爹咱娘就上（商）量，说玉兰真是个少见的好闺女，日后和咱家盼（攀）亲，肯定不会要咱的彩礼。再说她毕了业，就吃公家粮，将来不会拖累你。二老还说，他们下半辈子没啥牵挂的啦……”

三年的军校生活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大家开始活动，挖空心思四处找路子，到了晚上，宿舍里空荡荡的。他一个人趴在床上看书，区队长推门进来，说：“高云田，你可真稳得住。”

他站起来，想了想，说：“管事的首长我一个也不认识。”

区队长摇摇头，欲言又止。

分配名单公布下来，他被分到××师。这个师的部队大都在山沟里，而班里的同学大都分到了靠近城市、离家又近的部队。区队长找他谈心，了解思想情况。他说：“反正提了干，分到哪里都无所谓啦，总比在家种地强，我挺知足的。”

区队长用悲悯的目光望着他，许久才说：“高云田，你他妈的真简

单，又真不简单……”

玉兰来了信，说她也毕业了，分在县医院，当护士。

到部队一年多了，他一直没有探家，连长多次对他说：“先安排有老婆孩子的，你光棍汉发扬发扬风格，假先攒着，到春节一起休，我再多给你几天。”

他说：“可以。”

营院的前面山根下有一块比较大的平地，平时训练用。秋天的一个下午，连里组织战术训练，中间休息时，一只野兔愣头愣脑地跑了过来。他看了一眼歪躺在地上的无精打采的兵们，站起来高喊：“弟兄们，快抓兔子！”

兵们立马来了情绪，几十个人呼啦啦追上去，围成圈，边跑边喊叫。狡猾的野兔在人堆里惊恐而又灵巧地钻来钻去，眼看被捉到了，突然又见它溜掉。兵们的情绪更加高涨，引得附近干活的老百姓驻足而望……

这时，一辆军用吉普在路边停下来，营长钻出车门，见此情景，一撸袖子，问身边的人：“哪个排？”

他被叫了过来，营长一指他的鼻子：“像什么话！”

他低声说：“我想让大家提提情绪……”

没等他解释完，营长打断了他：“乱糟糟的，土匪一样，像什么话！”

营长似乎还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之后，气愤地离去。

收课后一进宿舍楼，连队文书就喊：“高排长，你的信。”

走在前面的几个兵马上跑过去，问：“是不是‘慰问信’？”

文书摇头，兵们很丧气地掉转了脑袋。他接过信，一看是妹妹写来的。

妹妹写道：“哥哥，咱爹咱娘让我告诉你，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挂念，村子里的人很久没有给咱热（惹）事啦。咱爹说，等你探家的时候，最好带回枪来，你扛上枪在村子里走一遭，咱家往后就更没